



福小看右手腕上别人送的电子表，离约定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六分钟，送她手表的人没来。那人说，就算睡过头也不会迟过半小时。福小轻巧地跳上船，拉开褪色的绿色旧雨衣钻进一堆煤炭里。如果能迟到二十六分钟，就能迟到半小时；能迟到半小时，就能迟到一辈子。没什么好解释的。（他说，就算睡过头。）如果这样的凌晨都能睡过头，那她不相信还能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及时醒来。煤是黑的，雨衣布里的光线几乎跟煤一样黑，她把电子表解下来，想扔掉，转念一想，异地他乡同样需要手表告诉她此刻身在一天里的哪个位置，于是将表戴到了左手腕上。以后决不将手表戴在右手腕上。送表的时候他说，女孩子把表戴到右手腕上，洋气，然后小声道贴到她耳朵上说，也性感。柴油发动机响了，船像做梦一样晃悠起来，没有人在岸上呼喊她的名字。

洋气——性感。她仰脸躺到

“公子且说，简短些罢。”舒莞屏眉头皱紧，垂头看自己的双手，仿佛上面写满了字迹。“我从头寻索一年所历所闻，认为先生之言或有偏颇。万玉大公用诸位将军实出无奈，她曾有言，‘一切皆有报应’。先生如能亲自探究河西，可知那里有规制有法度，已是竭尽所能。我只求先生能据情以度。这是我的一点愚求。”

“好吧，我不再把你看作‘总教习大人’。是的，舒府与特使素有旧谊。因为要说的太多，不再一一举证，公子谅之。我这儿着实没有时间。我想告诉公子，那些‘府上大人’非但不是圣徒，还是胆大包天的狂徒、机心藏匿的野心家。他们为了不可告人之图谋，须忍耐，须伪饰，还会流下鳄鱼的眼泪。究其根本，也只是悍匪而已，所以必得倚重同类。如果这些人真有未来，其宫殿一定是用累累白骨做基！请公子记住：强盗无论盖起多大的房子、摆下多大的筵席，也仍旧是强盗。”

对方言罢，移前一步，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箍住舒莞屏的肩膀，稍稍用力，然后直接摇晃着走向屋门，不停歇地捶击门板。“先生，请不要！先生啊！”舒莞屏阻拦、呼叫，对方无视无闻。兵士闯入。“我回囚房！”一句呼出，一只脚踏出了门槛。两个兵士将人扭起。憋儿和武士闻声赶来，兵士们早已堵在门前。副官向舒莞屏拱手：“大人费心了。”

兵士把人押走。这是上午九时，天色昏暗。“大人，我们如何是好？”憋儿喊着。舒莞屏说：“去见将军！”

猗狸胆刘通不在，副官说：“将军去营地巡视了，大人。”“关系重大，切勿延误。”舒莞屏色正语厉。副官点头：“在下自然知晓。”两天过去，舒莞屏几次登上那个高大的庭院台阶，大门仍旧紧闭。他再去囚室，兵士把守胡

煤堆上，两串眼泪掉下来。她在黑暗中说：“屁！”

他不来她也得走。

他们是同班同学，同桌，但只在同学看不见的地方好。“好”有个隆重的名字叫“早恋”。他说不能让任何人看见，到处都有他妈妈的眼线。他们从运河的南岸去学校参加高考模拟考试，他着急，她却想和他一起慢慢走，拽着他的胳膊，把他的每一步都拉下三分之一，为此差点误了考试。迟到半小时不得入场，他们迟到了二十八分钟。出了考场他还一头汗，要是让他妈知道了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

“你妈就这么重要？”

“如果你是我妈，你就知道她重不重要了。”

她说：“好吧，你妈重要。”

他不来她也得走。再待下去她会疯。跟功课没关系，以她的成绩，念不了好大学念个二流的大学应该没问题。但她受不了了，一看见父母脸上像皱纹一样与日俱增的忧伤，她就自责和愤恨；看见祖母颠着脚幽灵一般进进出出那座倾斜得随时都会坍塌的教堂，她也自责和愤恨。祖母的表情接近于空白，你可以想象一张揉皱了的白纸，祖母的表情就那样，那张脸上唯一的内容就是皱纹。父母脸上的皱纹与祖母的区别在于，前者在追赶，后者在深化。他们长久地沉溺于丧子与失去孙子的悲痛里。起码看上去如此。他们的生活里笼罩着一层铅灰色的静寂的悲哀，即使在饭桌上，即使饭桌中央放着一盘香味扑鼻的红烧肉。从山东顺运河而下来到花街的父亲，景倚子，一生嗜肉，他对红烧肉的热情令人发指，他指着一大碗红烧肉用山东话说：我的人生观。这是天赐

死前的事。天赐死后，他的红烧肉胃口更大，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，吃红烧肉像往嘴里掀颤巍巍的大石头，两个嘴角一起往外冒油；但他再也不指着红烧肉说，那是他的人生观了。

福小做了噩梦：看见弟弟在船上走，像渔夫和水手一样对她做鬼脸；弟弟在水里游，露出鱼一样的脑袋，两只眼长在太阳穴上，咧开嘴对她笑；她看见雾气朦胧的半空里飘下来一张张正在滴血的照片，天赐在照片上从不同的方向用各种怪异和悲苦的表情盯着她看。还没醒来她就开始自责和愤恨，直到哭声和尖叫声响起来，她醒来。遇到所有比她小两岁的男孩，她也自责和愤恨；甚至听见别人叫“弟弟”、小她两岁的男孩叫“姐姐”，她都自责和愤恨。在高三这一年，她觉得积累经年的自责和愤恨终于全方位爆发，以至于无边无际到她无论如何也安慰和说服不了自己。

福小端着报纸走了神，逐一想过噩梦里的弟弟。手机里响起了敲门声，短信来了。天送最喜欢倾斜得随时都会坍塌的教堂，她也自责和愤恨。祖母的表情接近于空白，你可以想象一张揉皱了的白纸，祖母的表情就那样，那张脸上唯一的内容就是皱纹。父母脸上的皱纹与祖母的区别在于，前者在追赶，后者在深化。他们长久地沉溺于丧子与失去孙子的悲痛里。起码看上去如此。他们的生活里笼罩着一层铅灰色的静寂的悲哀，即使在饭桌上，即使饭桌中央放着一盘香味扑鼻的红烧肉。从山东顺运河而下来到花街的父亲，景倚子，一生嗜肉，他对红烧肉的热情令人发指，他指着一大碗红烧肉用山东话说：我的人生观。这是天赐

小，我真的煎熬。福小用鼻子笑一下，你可以不煎熬。但毕竟是因为自己，福小还是回了他一条：睡醒了啥事都没了。

第三副总高天喜欢福小，整个物业公司的人都知道。高天本人也不避讳，晚上没事就往总控制室跑，在那里他可以通过电梯里的探头看见福小，还可以用对讲机和她说话。高天三十六岁，离异，女儿判给了女方，人不错，条件也没得说，平常挺照顾福小。他给福小安排的宿舍是电梯工里最好的一间，在地下室最靠近出口的一居室，理由是孩子需要新鲜空气；除了上厕所和应付突发事件，电梯工里能在上班时间内离岗十分钟的人，只有福小，理由也是孩子，她需要在心里不踏实时回家看看。此人优点一大堆，否则早被更大的领导和员工们在背后指戳死了。但他在天送的问题上就是拿不起放不下，让福小很看不上。他总问，天送真是领养的吗？头两次福小还认真回答，是，可别跟天送说。问多了她就知道问题来了，他怀疑天送是私生子。到这里她也能理解，因为天送像天赐，跟她当然也比较像。问题是，他倒不是多在乎天送是个小拖油瓶，在乎的是福小跟别的男人生过一个孩子。你想，别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，他立马觉得这不洁让他受了侮辱。

莫名其妙。福小想不明白，一把年纪了，男女那点事又不是不懂。你不就是在意我有过男人吗？那就坦白地告诉你，我有过男人，不止一个，十年前开始不是处女。她的确经历了不止一个男朋友。十七岁的秋天，她在船上不时地探出脑袋，希望能看见一个男孩在岸上追着船跑。她想船速不快，腿脚没毛病的都追得上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96）

同，不得通过。憋儿与武士火起，舒莞屏劝止他们。傍晚副官来到客房小院，做个手势让憋儿回避，对舒莞屏说：“总教习大人不辞辛劳，令人敬佩。谁知偏偏遇到顽石，无缘度人啊。将军从外营传来口令，明日正晌午时要在大河湾凌迟两个叛逆，就是参与起事的副都统。本该与革命党人一并施行，将军说先做自家事罢。”

舒莞屏身上一栗：“真要如此？”“军中无戏言。请大人亲临沙河监刑。”舒莞屏觉得喉咙那儿塞了赤炭，连声咳嗽。副官说：“府上牒令未涉逆贼，也就不必延宕，多一日不过多些苦楚罢了。”舒莞屏呼道：“三人同案，须一起了断！容我面见将军再做裁处！”副官哼唧几声，咕哝：“大人，明日正晌午时。”

舒莞屏整整一天都在等候将军，憋儿与三位武士陪伴身侧。入夜时分终于有了车马声，一头栗色大马踏踏而来，正是将军。“总教习大人！”将军拱手，请舒莞屏入内叙谈。

舒莞屏说事务紧迫，明日辞别大营，行前须议定两件要事：一是两位副都统暂缓处置，事涉南方革命党人；二是与首犯做最后商谈。舒莞屏再掷重言：“来去不过五日，一切由府上裁定，待牒令一到，将军便可自行决断了。此为半年急遽变化之战局症结，委实不敢再有一丝疏失。”猗狸胆刘通沉默不语，起座踱步，盯着烛光：

“那就等府上牒令罢。不过区区五日耳。”

当夜舒莞屏即与憋儿来到囚房。兵士递与一支火把，退到一旁。火把映出一双尖利的眼睛。“先生，我前来辞别，有要事说与，请先生听好。窃以为韧忍坚卓之士不妨周旋，先生大可暂且允诺，随我返回，一切再作道理何如？”他将火把稍稍移近，对方随即推开，面向一团夜色：“公子煞费苦心，我自然心领。请一并说尽吧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“我与先生相见恨晚，视为兄弟。没有别的话了，只求先生与我一起远程！”

一句出口，一行热泪淌下两颊。舒莞屏期待一声应允，屏住呼吸。夜色中发出一问：“那座沙堡岛，我若进入，能否走出？”

“当然！只要先生愿意！”

“可爱的公子！你既称我兄弟，那就听一句兄弟之言吧！公子其实早已陷入囚室，那里只比眼下这间大出许多而已！公子身心俱禁，再也无法脱身了！你一心将我移出这间脏臭的小囚室，却要引我去更脏更臭的大囚室，怎不让人恐惧？公子既然怨我怜我，那就不必赘言，独自归去吧，早些忘掉这次糟糕的公干。回吧公子，这里不宜久留！”

冰冷决绝之声。门外声息远遁。舒莞屏悄声呼叫，再无回应。他蹲下来，一字一字说得沉重：“兄弟，我记住您的话，也请

您记住我的话，等候和忍耐。我即便挨到山穷水尽的一刻，也要求得府上大人的一道赦免牒令。”

第十六章

—

回程还算顺遂。最后一程的终点即是那座青石码头，舒莞屏下船后，一眼看到了绿色厢车。“小棉玉！”他低声呼出一句，悲伤难抑。岸上，那个身着披风的女子翘首以望，看这几个人，看他们身后的船。舒莞屏走近的时候，小棉玉才如梦初醒般叫道：“公子！”

车子急速驶向青杨路。舒莞屏看着小棉玉：“我要尽快见到万玉大公！”他想让车子即刻折向另一条路，口中喃喃：“我要拜见大公，再也不能耽搁！”小棉玉像刚刚明白过来，摇头：“我们就去冷大人那儿。他一直在等。”

黄昏笼罩，那些草顶大屋像巨兽栖于疏林。鸽子归巢，一只鸟儿都没有。几个黑人无声无息穿过林隙。车子停下。憋儿走在前边，打开廊门。冷大人那边还没亮起烛光，需要待些时候。小棉玉说一起晚餐，催人送来食盒。她将碗碟一一摆好，把汤羹端到舒莞屏面前，然后伏下身子，像小鸟一样啄食。她擎起汤匙时惊住了：舒莞屏身子歪到一旁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。她将披风搭在他的身上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陈彦（连载 50）

这时，只听远处蒋存驴他娘哭天抢地地喊上山来：“你个扫帚星哪，把娘害苦了哇！怀你那年，娘就看见扫帚星了。没想到，你还真成了扫帚星……把老娘一个人拉到半路上咋办呀……”

“扫帚星”是附近几个乡镇对蒋存驴的称呼。他娘也老这样骂他。

蒋存驴打小就不好念书，小学一毕业，就成了“街溜子”。都说他坏得出奇：从窗户缝里给女老师房里放菜花蛇；还给女同学书包里塞活老鼠；以致后来偷鸡摸狗、扭门撬锁，几乎就是“哈麻”的代名词。有时见天都有来给他娘告状的，他娘见面就骂，抓住啥都朝他身上砸：箩筛、栲栳、板凳、水瓢、锅盖、吹火筒，甚至包括铁锤、斧子、弯刀、锄头、钉耙。蒋住啥就是啥，砸了、打了、砍了、戳了，他一蹦八尺高，死到外面混几天，但还是要回来看娘。对娘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孝子。无论如何，都得给娘把柴火刹好，米面油弄齐；有时还拎回猪圈圈或野味兔子、麂子腿、果子狸啥的，并百般赌咒发誓，说是买的或自家逮的。总之，他爹修水库那年淹死后，娘是既痛恨又挂牵这个孤零零的命根子。哪怕瞎到骨头缝里了，但儿子还是自家的亲！

当几个人拉着拽着他娘，让在月光下看一眼儿子时，她一下扑到他身上，使出浑身力气，把已死得硬翘翘的蒋存驴，又揍了个稀里哗啦：“你死你死你死你死去吧，你个扫帚星，撒下娘，叫娘怎么活呀……”村上上来的人多，硬是把老娘抬到拖拉机上拉走了。

孙铁锤也赶来了。南归雁问他怎么办。蒋存驴毕竟是北斗村人。孙铁锤还抽抽搭搭直抹眼泪，动了真情地说：“好兄弟呀！他这是因公啊，得有个说辞！”

到底把人抬到派出所，还是抬回村里，大家商量了半天。村干部一哇声要求抬到派出所去。毕竟是出警撵人死的，你派出所负责到底。南归雁坚持要抬回村里。因为“点亮工程”最近请来不少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，镇上机关都住满了，办丧事不方便。村里人越聚越多，都坚决不让把“凶死”的人朝回抬。孙铁锤也在里面使暗劲。最后何首魁决定：“抬到派出所吧，我们负责到底！”

南归雁当晚就协调处理后事，会开完天都大亮了。因为何首魁身负重伤，不仅脸上破损大，颈椎、腰椎都有问题，不得不躺在卫生院接受治疗。这边处理后事领导小组虽然是南归雁亲自担任组长，可真正牵头办事的，还是安北斗。一来他是村里人，熟悉情况；二来听说因蒋存驴突然出事，温如风答应再给一个月时间。因此，这桩迅速就闹得不可开交的事件，安北斗就不得不临危受命了。

灵堂设在派出所道场上，地方倒是宽敞。从粮站借了几块大帆布，赶早上太阳出来时，棚子就搭好了。棺材也是就近买的，一个老人说是要留着自己睡的，却遇见公家出了满意的价钱，就言不由衷地说：“既然是公家征用，小老百姓还能说半个不字？就叫驴睡吧，谁睡不都是睡，只是可惜了一副好寿材！”这里边还有一个巧合：棺材就停放在离派出所不远的一户人家门口，老人每年都会给内外上一遍土漆。漆干后，还会翻进去仰躺着睡一个时辰，说是既能治腰腿疼，还有利于延年益寿。就在去年夏天油漆完，叫驴突然从派出所那边跑过来，一个箭步蹿进去，跟老人并排睡了半天，还有一个劲地让老人别乱动。事后老人才知道，他是在派出所拿老虎钳子夹了一个偷化肥贼的手指头，何黑脸抄起警棍要抽他，才一箭射出来钻了棺材的。既然早都抢过，那就让他睡去好了。这事一时还传成神话了。

当一切都布置停当，把蒋存驴放进去，用一个大台球案子将棺材安置到灵堂中间时，蒋家凡沾点边的亲戚都闻风而动了。包括过去提起叫驴，都恨不得拿砖头砸死的是远房叔伯婶娘、侄儿侄孙，大大小小五六十号人，或悲恸欲绝，或披麻戴孝的，都簇拥着他娘，从四辆挤得满满的拖拉机上跳下来，哭得一个镇都天摇地动起来。

镇上干部上了一半，其余还得顾及“点亮工程”，可接待的人手仍是不足。最后南归雁让从其他村又抽调了一些干部，县公安局也来了人，才算把场面稳住。

除了哭闹，主要就是谈判条件。

何首魁无论如何都在卫生院躺不住了，非要回派出所。医生说移动有危险，可他说就是躺，这阵儿也得躺在那里。没办法，就把他搬回派出所了，并且他要求就躺到灵堂里，陪陪存驴。

入殓时，何首魁一再交代，给存驴穿身警服走，并且要新的。他说蒋存驴同志多次表示过这种愿望，出警时，希望给他穿身警服，哪怕给顶帽子也行。可他始终守着这个底线，警服不能随便让他穿。他至多就是个内部掌握的联防队员，并且不能公开讲，因为他口碑实在太差，怕打派出所的脸。如今连命都搭给派出所了，穿身警服又算什么？

（未完待续）